

娛園叢刻十種

附兩種

第四冊

書畫說鈴

娛園叢刻(十種)

(清)許增輯

全函

四冊

定價二十四元

編號(十七)

一——三八〇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出版

杭州古舊書店複印

書畫說鈴

婁東陸時化聽松箸

仁和許 增邁孫棻

兩漢以來文字蔚興其體不一詔誥疏議詞賦詩騷歌
頌誌狀銘表記序哀誄劄子書牘之外又有日說辨理
之正論道之中謂之正說明經斷史謂之注說亦云闡
說前人未及謂之創說人云亦云謂之剿說統括古今
謂之雜說街談巷議謂之俗說亦云小說曲學異端謂
之邪說書與畫技能也而大道存焉書肇於畫卦而篆
籀隸正行草體格遞殊工拙自判說之至正者心正則
筆正一語定之畫自山龍藻火至爲聖賢神佛圖象山
水花果鳥獸各立一法以自成家歸於有筆墨神韻而

具書卷氣者其傳必遠前人之說已盡無俟後起之辨
論闡注既不能創亦不可勦也不知書畫無可說書畫
之流弊有欲說而不忍而仍不能已者自書畫可易貨
利而作僞者出始而欺人繼而欺友至及父兄師長而
無怍色其世俗居心尙可問乎一端之弊一夕之談出
人出之痛哭流涕非可以從容揮塵時並觀雖不免爲
小說俗說而究不得謂之邪說

書畫說一

苟悅有言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
舉其名而指其實故實不應其聲者謂之虛情不覆其貌者
謂之僞毀譽失其眞者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今世
上之事尙不能冀其虛僞不得設誣罔不得行區區書畫出

之古人古人往矣不能起九原而問之又烏能歸於真實而無虛罔而斷斷論說之哉惟不能使天下事歸於真實而無虛偽誣罔而姑務之於書畫也天下之事出之於天下之人一草茅賤士既無德位又鮮時勢其將何以轉移之哉書畫自古及今作偽者亦終有數盡心力而考之且以此無關重輕之一端歸於真實絕其虛罔使是非明而黑白定也

書畫說二

今所錄之書畫與前人少異前人以相傳之名蹟著耀而重價者則亟登焉一鱗片甲則棄之余於斷簡殘編往往更爲留意余生也晚名蹟罕見又未嘗出入朱門得見者皆故族散亡之餘及山僧韋儒之什襲然何一非古人心思知慮之所在况久著人耳目者人已知之此而不載甚懼氓焉

書畫說三

凡書畫隨見卽以片紙記之置之囊中以當煙雲過眼亦留
雪鴻泥爪未嘗分門別類亦不序朝代後先今偶出而觀之
有忠孝焉有節義焉或以廉潔著或以文酒豪或鍾情而綢
繆感慨或曠達而富貴浮雲或寄傲於隱逸或傳道於釋玄
見之製圖見之詩歌因集爲一編豈獨書畫云乎門部仍不
分而分之以朝代先後一朝之人而中有前後有不及次焉

書畫說四

書畫供人之娛玩而非但供人之娛玩詞賦可與本人之正
集參攷圖繪可合山經水乘發明且作者之知愚賢不肖及
性情之剛柔高卑往往流露于筆墨之間此又從書畫之理
而旁見側出者也

書畫說五

論書畫而鋪張揚厲下乘也明知其僞以冀壯觀者是也僅論價值之低昂者下乘也不究其命意之所在志趣之所有者是也尊古而薄今非也世日遠而所存日少必欲致焉則僞而已矣 國朝畫手如王奉常時敏王廉州鑑王司農原 祁王山人鞏 惲布衣初名格後改壽平 吳處士愿 較之宋元大家有過無不及真而佳者今已罕見況以後乎

書畫說六

凡名蹟既信而有徵於真之中辨其著意不著意是臨摹舊本抑自出心裁有著意而精者心思到而師法古也有著意而反不佳者過於矜持而執滯也有不著意而不佳者草草也有不著意而精者神化也有臨摹而妙者若合符節也有

臨摹而拙者畫虎不成也有自出心裁而工者機趣發而興會佳也有自出心裁而無可取者作意經營而涉杜撰也此中意味慧心人愈引愈長與年俱進扞格者畢世模糊用心亦無益也

書畫說七

聞一舊家藏一名蹟苦不相識鑽頭覓縫得至其家主人欣然絕無難色出而觀之所見果如所聞又不相迫促渴則有飲飢則有食盡情覽畢謝而退主人曰尙有君所未聞者更出一二種俱是逸品真大快事也或聞其妙而去旣見卻是極贗或登其堂百般推託非云出借于外卽是已經售人已送達官長者則又大煞風景

書畫說八

人之好惡不同與人共觀名蹟其人云此種方是逸品此是神品此是妙品與余意中一一符合真大快事也或妄論不休不但不著痛癢所論朝代以前作後以後作前朗誦題辭無非破句認識字面盡屬魯魚則又大煞風景

書畫說九

偶至市肆見一最入賞鑒之物彼不知作者爲何人不及半價而得之真大快事或藐視爲市人必不知是物之妙處及至問之彼已了了於胸中余爲之躊躇曰事不諧矣彼必索重價姑再問之所索之價竟適符其值頃刻成交此一大快事也或值一索百呼朋引類互爲圈套一肯一不肯旣成交易又別生枝節云尙有一物要牽聯而售或錦囊檀匣另要補價舌敝唇焦塵生滿襟則又大煞風景

書畫說十

名蹟中或詩歌詞賦題跋其中有字義不解或不知作者之姓名摻索羣書攷而不得咸推某爲博覽造謁請教亦殊茫然或強爲知而支吾自料此爲畢生疑案忽逢一人偶然道及曰是出何書或見於某集某代取冊證之厯厯在目積年疑團一旦冰釋此真一大快事或一名蹟鄙者以爲此是小名家難獲重價割去其款另書重名或憎其無跋於本身紙素添一二題辭此則大煞風景其人必墮阿鼻地獄

書畫說十一

得一名蹟或有圖而失跋或有跋而失圖中心耿耿有璧破鴛離之歎忽來一友云偶拾一物惜乎不全敢以持贈出而視之卽是余所缺之物遂爲延津之劍真大快事或一名物

本是全美眞圖繫之以僞跋眞跋繫之以僞圖此出市井小人之所爲巧計日久知一落於此一落於彼彼此爭持而不肯合此大煞風景

書畫說十二

集書畫成錄者或僅記人名圖數或并詳其題款自宣和書畫譜始繼之以畫繼王氏書苑畫苑書畫錄朱性甫鐵網珊瑚都南濠鐵網珊瑚清河書畫舫寶繪錄眞蹟日錄圖繪寶鑑無聲詩史古今法書名畫題跋珊瑚網汪珂玉書畫題跋記郁逢慶銷夏記陳午亭銷夏錄高江村銷夏錄所錄皆觸目琳琅客有見余輯殘編斷簡而哂之者余曰子何見之淺余豈與之角勝哉亦一時之寄興焉耳臺閣之人已之勢與力已足以致而又往來於名公鉅卿間所見益多如朱性甫

輩亦寒士也生當弘治正德之時遺迹尙有留落人間一時
往還者如沈啟南文徵仲父子皆具一世之巨眼而又善於
物色故窮措大而入龍宮寶藏所見亦非凡品余生搽羅旣
盡之時又鮮聲應氣求之友雖年二十以外絕意名利卽藉
以銷磨歲月迄今往來於荒江寂寞之濱又三十餘年所見
不過如是生非其時處非其地非余之知識有不及于前輩
諸公也

書畫說十三

凡物必求盡美必爲造物所忌必求奇異必歸於僞妄而止
不獨書畫然也余大父侍御公先嚴儒林公生於康熙初年
與韓慕廬吳西齋湯西厓何義門諸先生務爲經濟之學亦
未嘗不游心於書畫玩器每得宋榻法帖一二行卽寶藏之

不問其前後也知古人之用筆用意餘可類而推已有蕭齋之遺意焉古玉一角古銅一片已如見太古意味無窮摩挲不忍釋手但究其從何器損下製于何代昔之士大夫在於稽古不在於貨利今求三代玉器顏色要白甘黃甘青志有不足血侵必紅四散布置物大而全則以新玉製就提紅油而已矣求三代銅器必夏鼎商彝要五色咸備而且鮮明又不剝落則以新銅鑄成燒斑而已矣論磁必柴汝官哥必花器香器釉足而光澤則赴江西照古式新燒以砂水拖漿擦退其光而已論書畫必要晉唐始而宋元止兼取紙白絹美則捉筆揮灑而已此外無他法也

書畫說十四

收藏印非妄下也有一定之步位宜大宜小宜朱文宜白文

無可容則可已矣詩與跋非妄作也詩有意旨跋有發明字之大小或草或楷俱有恰當往往敷衍幾句則又何必非如生員歲試勒令必到也前明之犯此病者在在皆是何況今日余不自量輒爲人下筆然總於別紙日後聽其去留可也

書畫說十五

張守中桃花山鳥名畫也銷夏錄載之近歸吳中一人愛之甚藏之深有裝池而居吳者最狡黠同郡一宦每過其店輒譽是畫黠者因至藏畫家說以畫本日久漿退紙縐卷舒必爲害須加以薄漿直而藏之可無恙因信其言而付之卽倩人摹成一幅料宦者來以真本貼於壁之高處宦果至曰此物何出也曰玩久生厭將重裝照原價而售矣宦曰原價吾所知也斯畫吾所欲也黠者曰予可無利而空行乎宦者曰

必有以酬之歸而取價黠者易僞者貼於壁之高處須臾宦
至交價及酬黠者故令人喚藏畫家之僕至僕亦僞爲受其
價而存其酬起畫磨好裝成交宦而事畢矣真者仍還原所
後宦覺而無可如何矣

書畫說十六

近有一人善作僞本一人又出本數金囑造各種畫極意裝
池忽作僞者之筆墨人人看破其法不行出本定做者無從
銷售矣邇代貴官收買物件謂之辨差又一盲於目而盲於
心者執是役欲以售彼復慮倩人看出吳中有一典鋪時當
書畫出本者至其典挽通典中櫃夥將僞物畢置是處空出
當票一紙擡前其年月出本者持票而告盲於心者曰某家
積有古物茲不能守君所知也某典之善於捆絕人物而不

出君所知也今某家之物悉入某典而何時出君長者其圖之票在是盲於心者曰我其備本利而贖之物佳再找否則已矣出本者曰善悉如君命遂贖而墮其術

書畫說十七

吾友好弄書畫玩器頗有蓄而真偽叅半屢爲人打換忽去忽來瞬息而案頭俱僞矣又有收而復賣賣而又收久之銀盡存物甚多而不能賣銀矣

書畫說十八

曾見一人飲後至骨董鋪囊中有銀店主覘知見其時取盤中一僞玉圈撫摩店主察其神情認爲玉矣因巧言出其囊銀而賣之歸醒而覺一言不出越半年是端陽前數日前醉者同一山西人至以石作玉之店出鍾馗一幅寄售索價二